

林語堂經典名著 15  
林語堂 著

論孔子的幽默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15  
林語堂著

# 論孔子的幽默

金蘭文化出版社

# 論孔子的幽默

林語堂編著

---

---

譯者 編輯部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 目 錄

林語堂與蘇東坡·····	曾虛白·····	三
林語堂自傳·····	·····	一六
論孔子的幽默·····	·····	四七
論孟子的文體·····	·····	五三
論東西思想法之不同·····	·····	五七
論學問與知趣·····	·····	七六
論大專聯考亟應廢止·····	·····	七八
論臺灣的英語教學·····	·····	八二
談新聞事業與現代社會·····	·····	八六
說宇宙風·····	·····	九一

女人應當來統治世界嗎？	九四
秋天的况味	九七
論英文輕讀	九九
英文學習法	一〇二
怎樣把英文學好	一三一
失學解	一三六
改造教育的原則	一四一
中國人的家族理想	一四六
中國文化之精神	一五八
林語堂著作總目	一七一

## 林語堂與蘇東坡

曾虛白

林語堂的死使我好幾天晨曦漫步時懷念着他。他跟我，同年同學，論理應該早訂下了少年總角之交；不知怎樣，造化弄人，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同時讀書，我們沒有碰過面，直到民國二十年代兩人都在上海攬文藝活動才訂了交。我辦大晚報，他辦「人間世」、「論語」與「宇宙風」一連串雜誌，才在文字上結了緣。那時候，我們雖不是天天見面，可是熟讀了彼此不斷披露的文章，無形中成了兩心契合的知交。最使我感動的是先父孟樸公棄養後，語堂兄自動由「宇宙風」出一特刊，除載拙撰先父年譜全文外，並編列時賢追悼詩文數百篇。後來在常熟開先父追悼會時，他又把特刊重印千把份，在會場散發，盛意隆情使我至今感激。前年他八十壽誕，我送他一幀白話立軸，上面寫道：「謝謝你把淵深的中國文化通俗化了介紹給世界。」他告友人，他收到的一切祝壽文中，最欣賞我這一句。最少他在引我作他知己中的一人了吧！我受此鼓勵，又想不揣冒昧，在這裏進一步作瞭解這一位學人的嘗試。

語堂兄著作等身，可是真正暴露一位成熟的林語堂的，我以為，應推他的晚年傑作「蘇東坡

傳」。他對蘇東坡有特別的愛好，因此他携眷到美國準備長期居住的時候，竟不顧行囊的沉重，把有關蘇東坡的參考書全都帶了去。他就憑這些資料化了三整年整理消化的功夫，才寫成這本他命名為「快活天才」的蘇東坡傳。我們翻閱書尾的參考書目竟達十三類一百二十四種之多，語堂兄傾全力以成此鉅著的苦心應得讀者一致的欽佩。

但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望文生義，應該是林語堂研究蘇東坡的書，怎麼會變成瞭解林語堂自己的研究資料了呢？

這是我讀了這本書的一個發現，林語堂之熱愛蘇東坡，祇因為在蘇東坡身上他找到了林語堂。倒數歷史九百多年前，林語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安得不歡喜若狂，鏗而不舍，埋頭追逐了呢！

不信，讓他自己來說吧。他描繪蘇東坡，在這本傳記書裏說：「東坡是一個複雜的人，多面，不易瞭解。他是一個哲學家，可不是一個清教徒。他是一個儒教的道學家，可同時也是一個酒徒。他瞭解生活，高估生活的價值，因此，他要浪擲光陰在醇酒婦人中去消耗它。他是一位讚美自然的詩人，因此用着真正了解自然的眼光看人生；一個緊靠着自然生活的人，在四季的轉移、風雪的變化、山水的圍繞中接受自然的薰陶，決不再會歪曲他對人生的觀察。」這是林語堂眼裏的蘇東坡。我們再看一看林語堂眼裏的林語堂是怎樣的呢？在他「八十自述」那篇英文稿裏。他

說道：「有一次朋友問林語堂：『林語堂，你是誰？』」他答道：「我不認得他，祇有天知道。」在另一次，他答道：「我是一堆矛盾，我就欣賞它。」他愛戀這些矛盾。他愛看見宣傳保障安全的遊行列車撞死了人，有一次他遠遠趕到北平西山去看太監生的兒子。他自稱是一個異教徒，實際心裏是個基督徒。他醉心文學，可是經常抱憾入大學時沒有進科學院。他愛中國，可是最苛刻批評中國的就是他。什麼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他都沒有興趣，祇知道中國理想的流浪漢是最可貴的人格。他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却是獨裁者的死對頭。……」我們把林語堂這兩段文章摘錄對比，會同聲推斷蘇東坡與林語堂兩個人是沉緬在自然的薰陶裏，不受環境影響，儘量保持良知完整清明的一對。人生難得真知己，蘇東坡雖生在九百多年前，林語堂也要借他生活的折光來映出自己的身影了。

林語堂給蘇東坡帶上一頂「快活天才」的高帽子。這是他認識東坡的總結，實際也是他自我批評的考語。

兩人生活，順逆懸殊。林語堂的一生，一帆風順，這天才之應快活是順理成章的邏輯。蘇東坡却一生跋前疐後，顛沛流離，沒有過過幾天好日子，他這天才要保持快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可是，真能確信他苦中的確會作樂的人，祇有跟他稟性相同的林語堂。

在到黃州以前，前期蘇東坡的快活是他在坦坦率真，有話就說，不計後果的蓬勃朝氣享受人



生中得之。林語堂用中國傳統的一個「氣」字形容青年東坡的奮發：說他憑着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這股道義推動力，克盡做人應盡的責任，保持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雖屢遭挫折，還是非常高興，奮發有為。他曾經告兄弟子由說：「我自知，經常說話不計輕重得罪人。但我感到不對時，好像吃東西發現了一只蒼蠅，不把它倒出來，永遠於心不安的。」西蠅必倒，疾惡如仇，必予抨擊是他青年期保持快樂的原則。

發揚踴躍的青年蘇東坡屢經生活挫折，逐漸地沉着而成熟起來了。貶遣黃州給他轉變劃一條線，窮到非自耕不能度日的困苦却幫助他找到了生活的解放。他那時的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新趨向，譏笑的刺與憤激的火代之以溫熱、光亮、親昵與容忍。那時候他的代表作「赤壁懷古」與「赤壁賦」都表現了他溶化在大自然中的陶醉心情。大自然的浩瀚無際，人生活在其中，渺小到不足稱道，混然忘我。東坡在作品中表現這種心情，具體化而給讀者一種中國式的山水畫面的映象：襯着鬢影水光一片白茫茫模糊背景，一葉小舟載上兩粒人影，趁着月光在河面浮沈。這表示了作者處世的心情，在萬分困苦中還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喜悅。

東坡再度挫折到貶遣惠州，最後流放到海南島那個階段，何以他窮困到過着真正流浪漢生活的程度，還能保持他心理上的平衡，實有賴於宗教修養的支持。這樣心情的蘇東坡祇有深通易理、洞悟生死的林語堂才能瞭解他了。

林語堂在東坡日記裏，發現他自述在海南島上生活艱苦的情況，說他住在一所漏雨的小屋裏，「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取煖，夏無飲泉，生活所需全都欠缺，所可自慰者，還沒有發現瘧疾。」但東坡徹悟了人生，處之坦然，曾告他的友人說：「我還保持這個肉身，把它交給造化，讓造化隨着永生的循環，由命運決其進止。因此，任何遭遇我處之泰然，不必爲我耽憂。」他常遇到斷鑿的威脅，可是他在日記中竟有心情寫一只「吞日光療饑」的小故事以自嘲。那故事道：「在洛陽有一人一天跌進一個山洞，好久不得出，饑餓難忍。天明時，日光從巖縫中射入，見許多蛇和蛙在搶着把日光吞下去。他饑餓着了慌，也學樣吞日光，不料奇效，不餓了。此人出洞後，永遠不想吃東西了！」東坡結論說，療饑這樣簡單，爲什麼沒人說，沒人做，人類真够笨！

東坡這樣不計困苦超然物外的修養，是他日積月累從經驗中磨鍊出來的智慧。語堂兄加以分析說，他從小深悟儒家養生之道，中期由他兄弟子由處沾染到了道家靜坐與鍊丹的興趣，再加上平素跟很多佛教高僧往來甚密，尤其晚年流放惠州與海南島時，常得吳稚古的訪問照顧，受其感化至深。語堂兄結論以爲，東坡晚年的人生觀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加以道家與佛學的影響，三者揉合在一起的結晶體。因此，他在艱苦環境中，堅守他做人應守的立場時，仍能抱着愉快心情保持他「快活天才」的本質。

要瞭解蘇東坡，最主要的應瞭解他怎樣受到宗教的影響。這就觸到語堂兄生平研究最有得的學門，或者也連帶說明了林語堂研究蘇東坡興趣所以這樣高的動機了。

林語堂以「生活的藝術」一書震撼了跟着物質文明轉昏頭腦的西方世界，他是以易經乾坤陰陽之道家的人生態度，教人要在悠閒寧靜中掌握人生真諦。這一股清涼沁骨的警世靈丹，應了時代的需要，林語堂成了二十世紀的龍兒。他不料回頭倒數九百年，找到了蘇東坡，他想的、說的、寫的竟都是東坡想過、說過、寫過的。因此，語堂兄介紹東坡的這部份，究竟寫的是東坡的想法還是他自己的意見，令人有些撲朔迷離的困惑了。

語堂兄說，東坡溶合中國道家與印度佛教的靜坐功夫，獲得了人生真趣。他每能在夜靜人寂一人靜坐時，逐漸把自己脫離對宇宙羣相的感知，進而失去了主觀客觀連繫的全部感覺，達成一個完全無思想的真空而感到無邊喜悅。到那時候，心靈可以直接內觀，看到肉體醜惡功能的全貌。有時候，心靈可能脫殼而出，變成觀察自己的旁觀者。到了這個精采階段，心靈竟可看到自己一個念頭到另一個念頭的清晰分界。直到最後，心靈可以看到原子、電子、中子任何物質最微妙的形態，放棄了一般你我人格存在的觀念，昇華而成人生最高的理解，人的靈魂與大自然的合一。

語堂兄憑這點觀察評介東坡受宗教影響的效果，以為東坡的宗教動力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制衡

• 東坡在宗教中可以得到寧謐，但，佛學教人，生命皆幻，跳出人寰，始證菩提，人羣社會就失其存在。佛學要徹悟人生空寂，解脫人間愛憎，與儒家克盡倫常之道，對立不能相容。東坡處在這矛盾中，深感困擾，難求兩全。就佛教哲理瞭解生命，祇是一瞬間的存在，是一個永生裝在一具臨時性的軀殼裏，沒有眷戀的價值。但，東坡儒家觀念捨不掉生的眷戀，無法承認生是負擔，是痛苦，因為他享受他生活的每一時每一刻。就理性說，他像佛教徒，但就感性言，他還是一位十足的孔門弟子。他在道家的鍊丹爐中，引用佛教的信仰消滅了生命，可是他仍用儒家的信仰復活了生命，再用道家的信仰予以簡鍊，鍊出他生命的新丹方。他一生每一時刻的享受，足夠他努力的報償了。他的肉體可能消逝，他轉世的靈魂也許變成天上一顆星，地上一條河，以精神的光明或實質的營養供養一切生命。因此，眼前的這一生，祇是浩渺永生中暫時表現的一小粒，究竟他是那一粒，實際無關宏旨。生命是永生的、是善良的，他愉快地儘量享受它。這是蘇東坡這位快樂天才享受人生的秘密，給林語堂發現了。

憑着這樣理解着東坡，林語堂使我們恍然貫徹他多采多姿一生的意義。因為東坡公餘生活，經常混在和尙與妓女堆裏，令人懽恍迷離，找不到他人格的標準。我們現在懂了，東坡把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溶合為一，變成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換言之。東坡的看法，詩與哲學無矛盾，應該並存不悖的。我們讀他的詩，熱情地眷戀這現實世界，決不會斷然跳出人寰去做和尙。但，

我們從他哲學的領悟部份去推斷他，他也決不會把自己斷送到魔鬼掌握中去的。他既不能斷然拒絕醇酒女人的誘惑，也無法排除青山綠水的陶情，當然再也不會披上不能配合他心情的那件袈裟去做和尚了。

語堂兄從個性的剖析瞭解了蘇東坡之後，進而評介他文藝方面的成就。他說道，東坡是一位多面的天才，多變而幽默，具有一顆巨大智慧與無邪赤子之心。他是基督所謂蛇的智慧綜合了鴿子的柔和。他的自然與真誠表現在詩文裏，像春禽秋蟲配合着自然的旋律在鳴奏樂章，又像嶺上啼猿，天邊鶴唳，在大自然中歌唱自己活躍的生機。他作品給人的感應像美女，像名花，其美妙，可以意會，難作言傳。他的最動人處也就是關心他人最耽心處，因為他疾惡若仇，吐蒼蠅的習慣，該說該寫的傾倒而出，每每招災惹禍，沒有人能阻止他。他這一股與生俱來的活力，推着他東奔西突，直到死亡閉了他那張嘴，封了他那枝筆。因此，在他的筆端，我們聽到全部人類悲歡離合的樂章。東坡的一生就在這歌唱中愉快地生活着，即使悲慘環壓迫而來，他也以微笑迎之。

談到東坡的畫，語堂兄觸到他的偏愛，也就是他生平研究的心得，因而情不自禁地從幕後跳了出來，大半說他自己要說的話了。當然，他一開始就提出他要說的主題，指出蘇東坡和他的弟子米芾是中國文人畫的首創者。他以爲中國文人畫是世界畫壇上獨一無二的創格，其作風，一方

面強調作者節奏的活力，一方面控制主觀觀念在畫面上作充份的表現。這種作風實已蘊蘊着近代藝術家至今還在追求發掘的藝術原則與技巧的全部秘密。

語堂兄指出了中國字就是這一個西方人不容易瞭解的觀念。他說，中國的書法實在就是一種抽象畫。因為，中國字是許多線條錯綜複雜的組合，不獨一個個字本身的結構要安排得平衡適當而生美感，就是一行間甚至一頁全面間也需美感的安排。這是一個美藝的組織問題；包含着軸心、體型、配合、對比、平衡、均勻以及構成全盤一體的向心結構，種種美藝的技巧。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語堂兄強調了中國文人畫表現特點——節奏問題。

他說，文人畫表現的特點是一連串的节奏，這節奏觀念却植根在中國的書法中。一位有修養的中國美藝鑑賞家欣賞一幅中國書法，不會專心注意到一個字本身的構造，而要跟着書法家寫字精神的動作，從他的第一字第一筆一直到全頁末一字末一筆，像看他在紙面上跳舞一樣，欣賞他的行的旋律與動的节奏。中國文人畫家就憑着這一種動機落他的畫筆，他筆下產生的抽象畫當然跟西方所謂的抽象畫，截然不同了。因為他的畫以節奏為本，他表現的是動作的美。

這一個行動節奏美的觀念把藝術家對線條、體型、平面的組合與實質的看法起了一次很大的變化。因為美假定是動的而不是靜的，那麼，一切像工程師藍圖設計一般的線條，平面都不能採用了，代之而興的，藝術家將追求彎曲而不規則的線條，像一枝彎曲的樹枝或一塊峻嶒的山石，因

爲祇有彎曲才可以帶起生命動作的聯想。在這種不規則的線條中，欣賞者很容易把握到敏感的壓力構成停止、橫刷以及意外的潑瀟等，藝術家透過他的畫筆，小心地與故意地表現出來的聯想。

語堂兄再進一步指出，中國書法家的這種活力線是從觀察大自然體會出來的，他們體會到大自然的線永遠令人生動作的聯想。一隻獵狗細長的體型，生就會快跑；反之一隻長毛掃地北京狗的體型表示它祇有蹲在床頭的能耐。我們讚美一只鹿矯健輕捷的體型，同時也欣賞雄獅肌肉結實的厚掌。鹿體之美在它線條的調和，更美在給你一個躍進動作的聯想。獅掌的美也不光美在死的線條，更美在給你一種雄威攫物動作的聯想。這一種「躍進」、「攫物」的聯想予這些線條以生命。

大自然的節奏都帶有功用性的，因爲這些線條與體型表現了每一對象，向某一目標發展生長程序的結果，這就包涵了節奏的意義。中國的書法家在他的筆法運用中創造活力線，描繪出這種節奏來之後，再把這些活力線的技巧轉移到繪畫上去就變成了中國的文人畫。因此，中國的文人畫家並不想把眼前景物如實地描繪下來，他祇想用控制着的節奏表現他內心的意境。因此，他們的畫每寥寥幾筆，意到即止。東坡畫竹，在月光的背境中襯着一堆石塊，寥寥幾筆，憑幻想造他的意境。東坡教他兒子學做詩說，詠花要詠它的「神」、它的「理」。因此，詠牡丹的句子不能移詠桃花。因爲兩種花各有不同的「神」與「理」。詠魚，先要習知魚性，要幻想自己與魚同泳

，分享其情趣。東坡以爲。畫家與詩人同樣都應有此修養。因此，畫家畫竹、石、枯樹，都要抓到它的「理」，深切理解其生長程序，怎樣茂盛，怎樣枯萎，怎樣受阻了才變成這樣的轉折，怎樣被壓了才變成那樣的彎曲，每一根、每一枝、每一節、每一花和葉都各自循着各自獨立的節奏發展成各自不同的型態，但皆符合着大自然的要求，配合着人類的本性。一切畫都是哲理的反映，中國畫無意中反映了中國天人合一的觀念。

這一套中國文人畫的分析與解釋，的確能把中國這一種獨步世界的藝術造就說得清清楚楚，使今世渴求藝術轉向而無所適從的藝術家找到了正確遵循之軌跡，那末，語堂兄這一次借評介蘇東坡的機會，發揚中國這種國粹貢獻之大，當不亞於他中年之闡明易理了。

最後，我想綜合語堂兄在傳記裏前後後評介蘇東坡爲人的按語作本文的結論。他說，東坡爲人，感情強烈，思想清晰，筆觸美麗。其行動正直而勇敢，擇善固執，愛護弱小，不受任何影響而改變其態度。同時，他愛好文藝，態度浪漫，談吐詼諧，見有不平直言抨擊，如吐惡蠅。在家爲父兄，道貌岸然，但其儒家修養參照了道家與佛教的人生觀；在社交生活中變得風流灑脫，才學過人，故不忌才；品格超人，故能惠人。率直不作偽，喜與僧道平民伍。居官憎羈絆，自比困鹿。到了晚年更厭惡官場煩擾，更加擴大了他民間的交遊。他好客的心情，讀他日記裏自述親自釀酒中所得樂趣一文得其梗概。他說道：



「我的酒量不大，恐怕世界上沒有比我酒量更小的人了。但我喜歡看別人喝酒，每當我看我朋友舉杯把酒灌下喉頭時，我心裏感到的高興高過朋友喝酒的享受。我沒有一天沒有訪客，沒有一位訪客不喝我的酒。因此，世界上沒有一個比我更喜歡酒的人。」

「我以爲人類最快樂的祇有兩件事。一件事是身體沒有病痛，另一件是精神沒有焦慮。我自己既無病痛，也不願見別人受此折磨。怎樣使他免此折磨呢？我出門隨身必帶藥箱，見有病人就給他治病。同時，要解除別人精神上的焦慮，我釀酒，見了朋友就勸他喝我的酒。有人問我：『你採藥自己不吃，釀酒自己不喝，專爲別人忙，有些傻。』我笑答：『不，我都爲我自己。病人吃我藥，我感到愉快；朋友喝我酒，我說不出的高興。』」

蘇東坡就是這樣一位偉大心靈寄託在一個平凡軀殼裏的人。因此語堂兄說他是一位永恒靈體的投生。這靈體是與生俱來的一股力量，在他一生所遭遇的事變與環境中，導向了他的事業與人格，籌成了他生活的型態。東坡自己也曾描繪這靈體說，這是肉體之外的存在，不靠物質力量發爲行動的。在人生前它就在那裏，死後它也不會消滅。在天它變爲星辰，在地它變爲河獄，在陰界成了鬼神，在現世成了男女。這是常識，不足驚奇。因此東坡這一偉大的靈體的來到人世，其軀殼雖已死了，其名字也祇能供後人的憑弔，但其靈性的光明，始終保持其享受人生怡悅的精神而不變，永垂萬世！